



集歌情東韻

嶺東情歌集

陳穆如編

北新書局印行

1929

序 一

所謂民間的歌曲，實有兩種很不同的類別；一種是原始的民間作品，爲民間共同的情緒的表白，共同的集合體的作品，一種是已經被文人學士們所改作或竟爲他們所擬作的作品。這兩種作品，在文藝的價值上說來，當然是文人學士的改作或擬作，比之原始的民間的集合作品來得可寶貴些；也實在值得我們的讚賞，謳歌些。我們且去讀粵謳中的情歌，讀子夜歌，讀曲歌，以及掛枝兒之類一遍，然後再去讀敦煌零拾中的禪門十二時，以及嘆五更，民間流行的孟姜女，閻瑞生諸小曲，我們便會立刻的覺得，前者是如何的清雋可喜，而後者是如何的粗鄙可笑了，但我們如果不是一個文藝欣賞者，不用讚頌花兒鳥兒的態度去讚頌民間文藝，我們便要感覺到，前者雖精瑩美好，却未免少些渾成的原始的本質，後者雖粗陋可

笑，却是純樸自然的璞玉。如果我們是一位民俗學家，是一位研究民間的原始心理與風尚的人，那末，我們的目光便要專注於後者，而前者却要以並非原始的真實的民間產品而見擯棄了。近代的學者，最看重的是從人民口頭上記載下來的東西，而已見的書本上的經過改削的東西，却是研究的第二種資料或不大可靠的資料。我們看不重奧維特的變形記(metamorphoses)，我們看不重，流行於中世歐洲的七聖故事，羅馬人的行蹟等等，然而我們却絕對的要信賴格林(Grimm)兄弟從德國人民口頭上搜集下來的故事集。許多研究歐洲民俗及民間故事的人，也以格林兄弟的書為一種經典。這還不是因為前者是出之於文人學士或教士牧師的手，而後者乃為真實的原始的民間共同情緒的表白，共同的集合體的作品麼？所以近來搜集民歌與民間故事，都知道注意於口頭上的采集，而他們的采集的結果，也已給了許多的專門學者——特別是民俗學者——以言之不盡的幫助了。

中國的民間歌曲與故事，自經周作人，顧頌剛諸君的提倡采集以來，已略略的有些成績了；頌剛的吳歌甲集便是一個典型的采集成績的代表。我很希望各地地方的人都能像頌剛那樣的努力做去。將來一定可以有不少的可驚的效果的。“作始者細，將畢者鉅，”誰會曉得將來的許多專門學者將從那裏得到些什麼重要的資料去呢？

在許多勤勤懇懇的做着這個從口頭上搜集民間歌曲，故事的工作者之中，便有我的一個朋友陳程如他是一位很知道原始民曲的重要的人。他的家鄉在廣東的梅縣。他便專心的在他的故鄉搜集了許許多多的民情，都是從人民口頭上搜集的，都是真實的原始的民間共同的作品。他們都是用純粹的那個地方的方言謄錄出來的，非加注釋，便不會爲我們“非本地人”所明白。現在，他先以關於情歌的一部分付印。我很高興看見有這樣的一部書出版，想着一般的專門研究者和素來喜愛民歌的人也一定會看重這部辛苦搜集起來的情歌集的。

便是沒有別的野心而喜歡看看文藝作品的人，我也勸他們不妨看看這部情歌集。因為這裏的情歌，儘有不少是很美麗的，他們雖爲民間的原始作品，却與孟姜女，禪門十二時之類很不相同。我只要舉出二首，便可以證明這話：

“三根絲線一樣長，

做個飄帶送小郎。

郎哥莫嫌飄帶短，

短短飄帶情義長。”

“送郎送到天井邊，

一朵黑雲在半天；

保佑上天落大雨，

留我親郎睡喉添。”

喜愛情歌的人還有不喜愛這樣的富於風趣的情歌的麼？

我希望穆如再努力下去，不止給我們以這樣的一小冊，二小冊的民間情歌而已。

鄭振鐸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序 二

只稍稍曉得一點文學史的人，總都應該曉得無論那個民族的文學——尤其是詩歌——的新生命都是從民間來的。這其間的道理不難明白。因為詩歌主是感情的發洩，我們若是有一種方法，能夠把一個人的感情傳達給別人，而無須靠着文字的媒介，那末我們必定不會有壞的詩歌。但是這種方法是我們所想像不出來的；所以我們只得靠着那種最少被文字所窒蔽的詩歌常常出來救濟文人的詩歌之缺乏生氣。

這種最少被文字所窒蔽的詩歌就是民歌。但是民間是民間自己所產生單供自己受用的。尋常人若是沒有機會去到那種少女採茶的山坡，或牧童放牛的田野，他們的耳朵就永遠享受不着這種自然的音

樂。所以民歌不愁沒有，只愁沒有人去搜集記錄它，那末它就譬如含着金汁的野流，自流自息，或爲沒有人收養的蜜蜂，隨它釀蜜供給自己受用，這是多麼憾事呢！

我的朋友陳穆如君，現在已從他本鄉的野流裏揀得很可觀的一些金；從他本鄉的田野裏收得大大的一桶蜜了。我以爲這種工作，比之埋頭在書案上去求取“詩人”的銜頭，總不止要有益一百倍。只可惜自己和他的家鄉離得太遠，還不能充分嘗出這些蜜的甜味，但經略略點嘗一下，也便口頰生津了！

傅東華 八，四，十八。

序 三

“鄭振鐸和傅東華兩位先生不是替你做了序嗎？爲啥還要我做呢？”

“是的。但是，那兩位先生都‘非本地人，’你是我的同鄉，這些情歌又都是我們家鄉所共有的，那末，你說的關於牠們的話，或許要較親切而有味些罷。”

.....

我不好太使老陳掃興，於是我居然也替人家做起序來了。

好的，我是“本地人，”就說說“本地人”所能說的話罷。

記得那是一個春天的上午。

記得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年方二五的“細佬哥。”

因爲很想到山上去玩玩的緣故，所以就邀兩個

同是“細佬哥”的堂兄弟，和族中的婦女們一起到山上去割薔草。天氣是那樣的暖和，帶着母性愛的陽光，很慈祥的流射到山嶺上，草場中。空氣裏流盪着濃烈的青春之氣息，和風過外，陣陣野花香味就溜進我們的鼻孔裏來，人們都好像在粉紅色的香液中游泳着的魚兒一般，個中快味，誰也能說出。我們都跑到半山岌上來了，那些婦女們大概是感覺到太熱了罷？都把她們的外衣脫下，現出粉紅色的，純白色的，嫩黃色的……裏衣來。一陣很輕鬆的，很動情的嘻笑，漫談之後，跟着，她們就“開大喉，”使用着嬌婉嘹亮的聲音，唱起幽揚歡快的情謠來了。當她們唱得正“不亦樂乎”的時候，忽然對面的山上也透出一股歌聲來，無疑的，那是男性的聲音，果然，歌聲略歇，對面山麓的叢林中就轉出了幾個年青的“鄉下男人。”於是，她們和他們都顯然的分外興奮起來，很起勁的你一句我一句的唱和着；同時那些男子還且行且歌的向着我們這裏奔上來，最後，他們終於跑到我們的面前來了，經過了一番很肉感的戲謔和調笑之後，她們

和他們就一對一對的擁抱着，接吻着，撫弄着，狂笑着……一會兒，他們和她們又一對一對抱着腰跑到一個更深密的林中去了……

這在當時曾被我認為最可恥最污穢的事情，所以，回家後就很氣憤的，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大人，’害得她們都被很嚴厲的懲治了一番；及今想來，咳！當時的我是何等的傻喇？是何等的罪過喇？

真的，現在我是這樣的想——如果人間真的有所謂“藝術生活”的話，那末，這就應該是其中之一種；如果人間真的有所謂“情詩”的話。那末，這些口頭上唱的，充滿着跳動底靈感和肉感的民間情歌，就應該是情詩中之情詩了。

友人老陳曾費去許多時間，實際參入這“藝術生活”中去，採到了許多情詩中的情詩。因為他不忍獨享其美之故，所以就把其中的“白眉”送出來，獻給一般青春之火正在心胸中怒焚的青年男女朋友們。“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妙齡女人誰個不善懷春？”你鍾情的青年男子喇！你懷春的妙齡女人喇！我們且來

4 嶺 東 情 歌 集

歌唱這至聖至神的“愛之天樂”罷！

魯森堡，十，四，一九二九。

自 序 陳穆如

年來我國提倡平民文學的人，漸漸地多了起來，因此研究民間文學的人，也突然在中國如雨後春筍般的擡頭出現了。這確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中一件很有意義與價值的工程。

我呢，雖然不算得是什麼了不起的民間文學的研究者，但自問對於這種工程還有相當的興趣。這小小的集子，就是我三年來費盡心血去搜集採訪的結果。

現在這集子畢竟是出版的了。編者且乘此機會和讀者諸君說幾句話吧。

我們廣東一省，有四種很不同的方言，這四種方言，就是廣府話，客家話，福老話，海南話。說廣府話的人所居的地域，爲廣州各屬與兩陽一帶及其他各地；說客家話的人所居的地域，爲嘉應州各屬與惠州北部一帶及其他各地；說福老話的人所居的地域，爲

潮州各屬與惠州近海一帶及其他各地；說海南話的人所居的地域，爲瓊崖各屬與餘聞一帶及其他各地。

這裏所集的情歌，就是客族用他們自己的方言歌唱的。但是客族所以會產生出這許多美妙的情歌，亦自有其環境及其背景的，決不是憑空產出來的。

原來客族所居的地域，皆是山多田少的縣分。吾鄉梅縣卽是萬山重疊，峯巒起伏的處所。所以此種情歌，以吾鄉梅縣爲最盛，亦卽是客族人民日常所慣唱的。

客族的婦女，最爲勤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一年三百六十日的當中，幾乎是沒有安閒過活的日子。而其禮教之嚴厲，綱常之束縛，又殆有非語言所可形容於萬一者。她們自有生以來所居的地位，簡直是牛馬的地位，度的非人的生活。至若男子，大半皆往南洋羣島謀生，甚至有十年廿年不歸者。於是女子便過那空閨寂寞活守寡的生活。但人是有情感的動物，尤其是婦女以愛情爲她的生命。所以每逢春冬兩

季，田園工作稍暇的時候，一羣羣如螞蟻般的婦女們，便走到山林裏去採薪；同時一般的青年男子，也就乘機去引誘她們，隔遠唱着有意義的情歌。女人們如有意和他們交結，也愈跑愈近，唱出她們纏綿而多情的戀歌來。有時她們在壠畝之間，一面做她們的工作，一面低吟細唱，發洩她們胸中的苦悶。其材料的豐富，聲韻的自然，含意的蘊藉，和流傳的普遍，在民間文藝的價值上，實在算得居着重要的地位。這些情歌，有的許是大詩人所寫不出的，更有些簡直好過詩經中的情詩。

戀愛是神聖的，愛情是不滅的；無論男女，結識了愛人，常會有戀愛的歌——情歌——來表示兩性間的愛慕。這一方面固然可以消滅內心的苦悶；但在另一方面亦可求其情人的憐愛。滿意的戀愛，歌中當然滿含着愉快，失意的戀愛，歌中就充滿了血淚。所以歌謠中的情歌，是男女們赤裸裸地把彼此戀愛的心情真摯的，放情而歌唱出來的。這是情歌產生的重大原因了。

這種情歌，不獨勞働階級會高聲曼吟而放唱，就是自稱智識階級的，也時常會曼吟歌唱。每當星月燦爛的夏秋之夜，輒聞悠揚的歌聲，飄渺于長林淺水處，個中快慰的情緒，和青春的悲哀，都在他們的歌詞中——地表現出來了。

歌謠本來是平民文化的結晶品，我們喜歡文學的人，都要去研究和鑑賞的。而且我們如要明瞭中國民衆的心理，生活，語言，思想，風俗，習慣等等，我們便不可不研究牠；我們如要欣賞赤裸裸活潑潑的有生命的文學寶庫，我們也不可不研究牠；我們如要改良社會，援救婦女，糾正民衆的謬誤的觀念，指導民衆以行爲的標準，更不可不研究牠。

這裏所錄的情歌，共二百首。我們很喜歡牠們，正猶如我們很喜愛子夜歌，讀曲歌，和詩經中的戀歌一樣。在這許多的情歌當中，有的如晶瑩的圓珠圭璧；有的如蛛網下綴了許多露珠，爲朝陽的金光照着一樣，金碧輝煌，光彩眩目。當然，牠們不是憂國者的悲歌，牠們不是歡宴者的謳吟，牠們更不是歌頌功德

者的曼唱；牠們乃是民間兒女的“行歌互答，”牠們乃是人間的青春期的結晶物。許多詩歌，許多散文，都是時間性的，時間一過了，牠們的光明也便熄滅了；唯有情歌却是永久長春的，不問地域，不問時間，牠們總是深藏在人類的心底的，有人類一天，便有這些情歌一天；牠們是人類的最永久的遺產之一。

這集的情歌，如果能引起嶺東和中國各地人士的興趣，大家一道兒去努力，使中國的偉大的研究民間文學的工程早日完成起來，那麼，也就不枉費編者的一片苦心了。不過我相信搜集的功夫很不周備，希望先進諸君能給我正確的批評和指示，俾我有機會時可盡量的加以補充和修改。

最後我很感謝鄭振鐸先生將這書介紹在北新書局，才有出版的機會，而且又能抽暇爲我作序，這都是使我銘感難忘的。同時，有古有成先生爲我盡力幫忙，擔任校訂。還有傅東華魯森堡兩位先生也爲本書作序，所以在此一併申意道謝！

一九二九，四，二十，序于上海江灣復旦大學